

憶恨簪遺

編二第

春夢亂不記
秋原登已重

(唐李義山句)

著者：陳季

怡保惠愛社印

餘香賸粉



PHOTO by H. L. Ong

此香水瓶玻璃質晶瑩。簪惜之。余十年前。得巴黎名貴香精。特爲簪製濃郁之奧烈香水。滿貯之。愛若珍寶。南來數載。約餘半瓶。市得較次者充滿之。度而不用。餘香賸粉。將復爲誰芬芳乎。

清磬紅魚



PHOTO by H. L. Ong

斯余安麥眼。業乘悟餘爲。若航未及像余
愚乃知金。夢乎。唯。簪師夙師其前繼
矣復非鎗詎緣。簪是復消教哭於他。簪
。設簪。能無自之一廣解誦七。寶輟今誦
意之佛遠記慚來心涉。余佛固講昔年遍
爲度尤觀。塵去。經余小請座晤矣。於
簪余不。未障。更論持之咒饒。益。慈
度。免。則得沉其無。餘既月。始遺
。而。馬天迷夙餘



Photo by Chong Seong

我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大樂說白佛言。有此寶塔。



悟品。又芥者。得鑒於怪。遊有廣簪。從地。世尊。以何因緣
吾。誦。豈子之。但登師。簪不望。此福。在。湧出。法華經。
乎。吾法能。奇殊。此修死。能塔。覺。塔。更。余。從。未。
。生。華。以。佛。偉。非。廣。後。與。峯。涼。。高。行。惟。數。知。其。
之。經。帝。法。夢。形。福。簪。高。行。惟。數。知。其。
來。見。理。無。然。中。態。巖。乃。俱。蟲。踣。數。知。其。
。寶。衡。邊。須。所。宛。因。宗。恒。夢。其。
敬。塔。之。彌。觀。然。而。宗。恒。夢。其。

獻
供



Photo by Chan Kwai

。一我其應魂誅。鑒靈愛本棠側攝循辛
一今心無。史只諸識花於花。此俗已
諸所。所顧無有。有也傍炯並照臨清
塵獻乃住念宋安義知。伽爲於墳明
皆諸誦。佛玉仁山。鳴以花乎簪獻節
佛供偈而說解能詩其呼簪各植之供日
相。曰生。招作曰來。素一海墓。。

未完成之毛織半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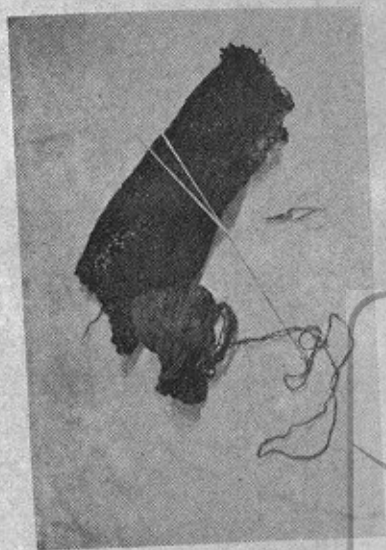


PHOTO by H. L. Ong

簪爲余製毛織半
臂。事忙未就。

織針就交插零幅
間。今已矣。誰

復爲余完成之乎

。草綠絨紅。鬢

侵半亭。撫今追

昔。惘然神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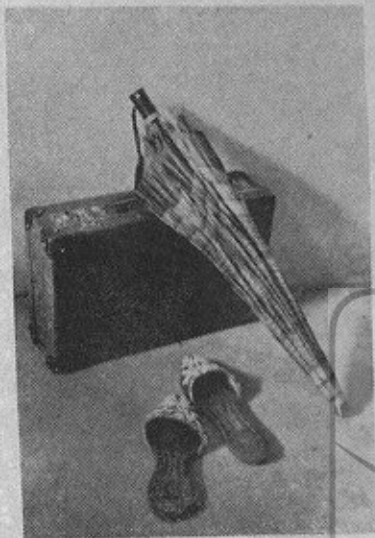


PHOTO by H. L. Ong

物無貴賤。如爲
簪所愛者。則終
其生愛之不衰。
傘爲余購贈簪者
。履則爲其自製
。提包爲余赴邦
咯時。購以貯衣
巾者。時簪事忙
。未能偕行。期
於異日。所約未
成。殆將重踐於
他生乎。

雅雲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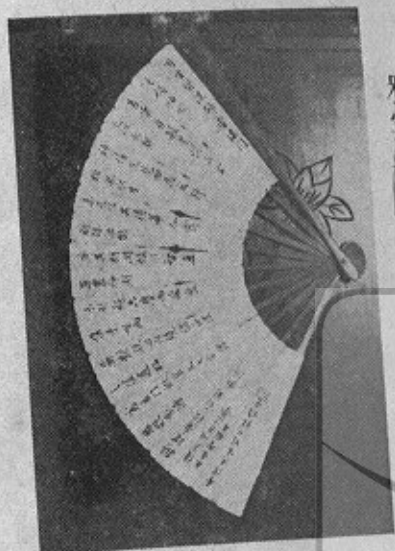


PHOTO by H. L. Ong

雅雲粵女書家。
十餘齡即以書法
聞於時。所適劉
君。又爲余摯友
。雅雲老父宣伯
。爲廣州名醫。
數爲簪治疾。簪
稱其能。余以聚
頭索書於雅雲。
雅雲亦嗜佛典。
爲余臨聖教序以
應。簪愛而藏之
。十餘年矣。

冰玉風懷



PHOTO by H. L. Ong

冰壺二。均簪於
惠羅公司購歸。
此其一也。貯清
冽之酒。間少飲
。手治肴饌。雙
杯對酌。爲年來
退食之常調。今
者明壺依舊。惟
置清水。以明心
跡。陳諸佛前。
永以爲好也。

一篇序

荏苒逾歲矣。讀白樂天悠悠生死別經年之句。
曩使吾復爲昔日之我。將若何。今吾之已覺未
覺。則何能知。唯日讀佛典。禮三寶。塵勞擾擾之
所謂悲。所謂喜者。似已無所動於中。則花落人
亡。更何依戀。是吾之與簪。從無始來。異熟一切。
爲恩爲怨。兩相知乎。華嚴偈曰。

譬如駛水流。流流無絕時。二俱不相知。諸法
亦如是。

亦如明燈炎。炎炎不暫停。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亦如長風起。鼓拂生動勢。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亦如深廣地。展轉相依住。二俱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又曰。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其性悉空寂。虛妄無真實。是身命之相隨順。譬如旋火成輪。前

法所種諸情根。孰所謂深遠。相隨。是身命之相隨順。譬如旋火成輪。前

無異相。終不相知乎。吾之於簪。將何望其再來。

更何冀於來世。徒使夙業隨身。愛緣糾結耶。願

吾生何來。吾將參之。吾將証之。迷妄如吾。未能

遂得大解脫。固謂兩或不相知。云何論師。昔有

斯頌。若如來說。

雖復經百劫。而業常不失。得因緣和合。爾時

果報熟。

其喻如以紫鑛汁。染彼摩登隆伽樹。業亦常不

失花果中赤穢。則疑吾之憶簪。而不能自己者。應爲歷劫之過去業。故曰。若人誦讀。久時憶念。後時何處。憶念心生。又曰。初心既滅。後時何處。有心生起。今吾重有是篇。吾心殆其未滅而復憶念。其亦如赤穢之枸櫞歟。或曰。未來萬憶劫。而猶未磨滅。則赤穢枸櫞其終爲赤穢歟。

所立處更攝一照樹爲昔日之樹。樹爲昔日之湖。試問葉復爲昔日之葉。水復爲昔日之水乎。只知美景良辰。孤墳宿草。正相望耳。吾此次之來湖。原因公順遊。藉茲憑吊。乃終不能辦一事。爽然遂歸。無所介。蓋事功得失。漸已無所動於中。莊子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而又何羨乎。常日余燕居所服。均簪手製。逝不週歲。澣濯漸壞。不得已而召工重製新者。或市汗衣線衫之

類聊以補充。十餘年。今已知失汝之苦。故所衣非至敗破不堪用。不忍重置。然今所服已新舊參半矣。念再過若干時。將至無一存者。兩月前發衣櫥下層。偶檢故物。忽得余一未經洗濯之內褲。如獲珍寶。喜極而忍俊。恐人笑我狂也。蓋簪習爲余多製而密藏。及必需時。乃出新以代舊者。而今亡矣。其一物之微。尙足慰吾於死後思之。令人飲泣。顧人猶物化。而況其他。世間無常。固上卷也。吾室所供簪像爲吾最後親爲簪手攝而擴大之者。以金色匡裝置。配祀於佛像之傍。永誌思念。蓋攷生平。信爲須陀洹。而或預流一來者。而竟以身殉所知。昔釋迦佛七世爲歌利王節節支解。而無嗔恨。故稱如來。故吾日以瓣香爲簪祀。晶瑩之玻碗。汝所手置者。爲汝名香之爐。藍花之磁盤。汝手所置者。爲汝獻鮮美之菓。針織之圍巾。白布之兒衣。汝手所製者。爲汝鋪案。時以玫瑰花插於吾特爲汝置之磁瓶中。間日而

彫花瓣零落案頭。吾則檢拾餘香。收集疊置。玻
爐中。積月與爐燼相雜。而爐滿矣。拂案換花。吾
親爲之。不假手於僕役也。

簪獨嗜電影。鮮履舞台。尤惡粵劇。平生未觀馬
師僧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演劇。婦女羣聚談
及諸如此類等等者。則畧爲酬應。繼而不置一
詞。繼而從容引去。卽在電影爲此輩改頭換面。
呈現於銀幕者。亦鄙棄之。在粵初識時。令吾最
不能忘爲相皆看丁子用。ALICE

西片『賴婚』(WAY DOWN EAST)至因慕榮

貴而遺棄其情侶。使披離於道路時。每泣不可
仰。常婦人胸懷扁狹。固非甚異。然熱情固結。天
賦獨厚。世如汝者。敢斷言其甚希也。去年最後
同觀國語片。文素臣於寶石。約他日續觀。式集
及式集獻影時。余賦悼亡矣。今既週年。無復閒
情。徒滋悵觸。蓋游樂之事。捐棄殆盡。所冀佛境
日躋。幻覺如一。則塵寰游戲。事事與夢境同之。
何所謂悲。何所謂喜。如是復得與吾諸良友進

退盤桓。兩無拘碍。是簪雖死。可視之如生。吾雖生。可視爲已死。更庸知所謂悲喜苦樂者哉。簪雖惡粵劇。然舊腔之文詞優倩者。自喜習唱。則皆悲涼哀怨之詞。學洋琴及低唱憶貴妃等調。在粵時能音樂之友多。時夜集。暨余調弄絲竹。以和。娓娓動聽。來南洋後。生活反常。事事須助余料理。無復此興。間背人伊嚶一二句。亦廢而自笑。又哭瀟湘葬花等調。均其所好。余於月前。偶聞遠鄰唱機歌哭靈。至『十餘載狂調。夢今日人亡花落』等句。吾竟恍然若失。瑩然欲淚也。

平劇簪亦好之。以余識簪之初。閑嘗吭聲歌平調。習聞之。漸薰陶。以至於畧知。而更愛好。且平劇全武行之緊張。及武技嫻熟。實有可觀者。聞有平劇開演。多邀余偕聽。並爲傳譯其語意。但自離國南遷久矣。吾之不彈此調。月前畫者張丹農。離怡之前夕。酒後。拔祥君暨他友等萃吾寓。張氏弄胡琴自唱平調『硃砂痣』。友輩復翫

余助興試歌『獨木關』相與鼓舞爲樂。余聲線過高。曲未終。張君胡琴之子絃忽然中斷。吾音響驟停。覺悲從中來。古歡如夢。簪之靈識若在左右。旣而送客就寢。而復夢簪歡慰如常。余意釋矣。

吾體夙稱粗健。希用醫藥。惟中氣畧虧。間服著黨湯。即覺神氣增爽。月二三次。亦無須多。簪常能測知吾意。每方作是念。而湯已備。或吾久未思此。簪輒動問。思著黨乎。曰良佳。則指顙間而

湯又備矣。後雖隔處他埠。亦以時特歸而備此。返視今茲一年之間。僅曾飲三次。於中二次爲吾渴思而自治者。其他一次。則友人知之而家治以饗吾者。吾豈不能依前治此。以治湯而思簪之念尤切。故每欲飲而中止也。此僅一事而已。實則一飲一啄。其體貼之微。豈能盡憶之乎。余來怡後。夜以旅行牀宿外寢者。達一年餘。簪凌晨而興。促余醒。睡未足。則代抱衾枕。導余惺忪歸內室復睡。親爲覆衾裯。調節溫清。而後赴

市辦晨餐。輕囑曰。更少睡。俟吾等歸起。未遲也。吾每以此勞簪爲歎。而彼則反以得爲此而樂。及吾醒。盥漱畢。而常例所喜之茶點已備矣。閒居笑語。無諛弗及。簪嘗謂余曰。若君死。吾何以爲生。勢將哀毀。終爲君殉。繼復問曰。吾死。君將何若。余笑曰。大丈夫豈能爲一婦人殉。故吾必不死。無已。吾其爲僧乎。今汝竟死矣。吾仍未爲僧。則此戲言。尙未能踐。然則吾將浪漫遨遊。效古趙平原之美人醇酒。以了吾生乎。或未然。

耳。興思至此。人雖鐵石。胡能不悲。

約三年前。吾右脅下生一小肉瘤。漸大如粟。簪言此必須去之。否則將漸增長。懸脅如瓢。終成人怪。並欲以髮爲吾纏之。能令脫落。而無所苦。余以小故憚煩。意謂果爲暴增時。治之未晚。間月簪必索觀。未見其變化。置之。最近覺此瘤已增大一培。簪亡矣。吾將依所囑。纏而去之耶。將任其增長自然。使成如瓢之癭耶。

余由鄂旋粵之初。一度赴桂。留憩蒼梧之已故。

姊倩家。簪旣羅衾淚漬。難霑蜀府之揮。余則衣
袂塵沙。猶戀漢皋之佩。當地知名之士。稔成交
好。日長無事。游宴時多。間與簪俱。聊爲慰藉。同
園雅集。鬚影衣香。曾極一時之盛。余爲賦尉遲
杯詞。以紀其事。詞序一篇。恍能追憶。

是歲之夏。駕言南邁。而復西陲。跡落落古
歡。長念漢水蛇珠。故山蟾月。影事空懷。汜紘
無繼。郭北同園者。蒼梧名勝。時復置酒登臨。
廣結游侶。黃衫翠袖。綠鬢朱顏。隔水通殷。遙

林喚酒。時姊氏有友余氏者。新作文君出岫
無心。露花有淚。吾固憐之。故爲指點雲山。析
陳市郭。遙岑歷落。離水伊洄。渺渺余懷。因賦
斯闋。

序所謂漢水蛇珠。爲漢口麗珠女士。而故宮蟾
月。則又一人。均爲余離漢時。登輪親送。江頭揮
淚。至不可仰者。而孰知南歸後。識簪即牢結。不
復可解。是知夙緣不具。雖愛必捐。未了前因。歷
劫斯合。詞中句曰。『茫茫廿載雲萍。算結盡燕

儔鷺侶。只冷落文卷雕龍。相如病渴難賦。『蓋
卽指簪也。』今竟安在哉。凡諸舊侶。散在天涯。幾
許無家。死生難問。卽幸而免於兵燹。白髮紅顏。
何堪。今惜人生宜及早澈悟。因緣具在。覺岸非
遙。爰誦維摩詰經說曰。

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
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
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無主
爲如地。無我爲如火。無壽爲如風。無人爲如

水。

文殊師利之言曰。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
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
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於珠於月。於簪乃至
於吾。何莫非然哉。且謂是事。

惟敢致詞於簪之靈曰。汝死而吾生。則吾雖生
猶死。吾生而汝死。則汝雖死猶生耳。

自違簪後。登金馬崙高原。此僅第一次。與游侶
伍張二君。同棲一樓。軒敞明潔。樓三寢室。余獨

居前室。明窗臨路。出地平幾五千尺。入夜寒雨。掠人淒風吹夢。擁衾未寢。出預携勝進師所贈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一卷。澄神細讀。雖明燈高晃。而目倦不支。卽釋卷自歇。不能遂斷妄念。頗憶與簪同游。晏晏言笑。而余身所披者。簪所遺之舊羊毛衣也。簪未死時。寢前嘗披父所遺之長綢衣。蓋孩提時。已喪父。猶能憶父愛己之切。而示不忘。如是更切。退思飄渺至一處。廊廡折疊。方花古楹。簷角高矗。余與簪對坐偏堂一室。

中雖相晤如恒。而端嚴逾昔。遠矚園林。依依垂柳。微聞歌誦之聲。字字清晰。感入心脾。

淒測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携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此周美成蘭陵王詠柳詞也。柳於熱帶少見。惟金馬崙原高有之。午間與張伍兩君聯步原隰之麓。見垂柳一帶搖曳生姿。恍彷彿離絕塵世。頗憶宋人句云。『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